

私

家

秘

藏

小说百部



1202-51

79

私家秘藏

小

说

百

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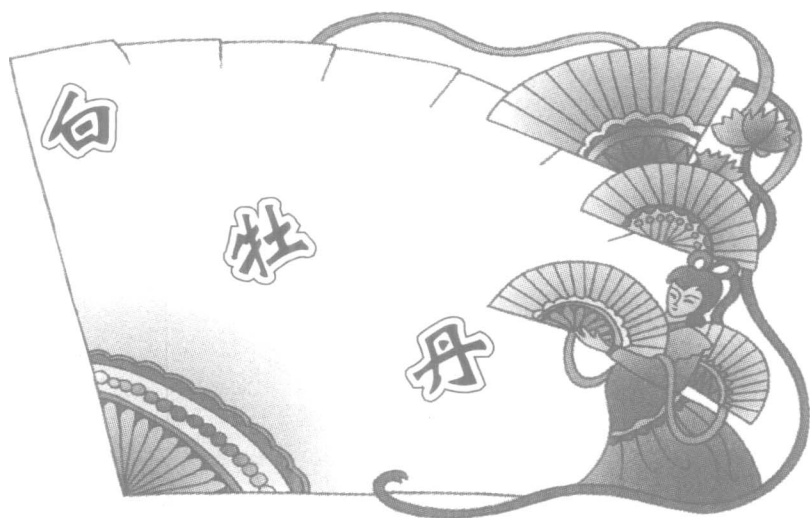
主编

金成浦

启明

第七十九卷

远方出版社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清·嘯天生 撰

目 录



第 一 回	金星救刘瑾为阉	(5)	
第 二 回	刘瑾怀恨害王岳	(10)	白
第 三 回	买首级薛同遭害	(15)	
第 四 回	刘瑾巧施纳财计	(23)	
第 五 回	李通验识假金牌	(29)	牡
第 六 回	刘瑾毒谋收文府	(35)	
第 七 回	文贵迎母拜李通	(41)	
第 八 回	刘瑾赚主幸苏州	(45)	丹
第 九 回	章士成留客结姻	(50)	
第 十 回	桂金越墙听瑶琴	(55)	
第 十 一 回	李夫人戏婿交婚	(61)	
第 十 二 回	梦雄保驾战强徒	(67)	
第 十 三 回	圣驾高山脱罗网	(73)	
第 十 四 回	司礼监密捉忠良	(79)	
第 十 五 回	李梦雄代岳辩冤	(84)	
第 十 六 回	小游击受官访贼	(90)	
第 十 七 回	桂金急病投匪店	(96)	
第 十 八 回	追马匹兄妹中计	(102)	
第 十 九 回	士成祠里救桂金	(107)	
第 二 十 回	李梦雄密杀陆金	(112)	
第 二 十 一 回	真桂金高山遇仇	(118)	
第 二 十 二 回	桂金假结鸾凤俦	(123)	



第二十三回	匪徒贪美色丧命	(128)
第二十四回	英国公施威辱奸	(134)
第二十五回	扮假监李通偷图	(139)
第二十六回	李通有意战人敌	(145)
第二十七回	黑风山兄妹重逢	(150)
第二十八回	文贵剿贼三界山	(156)
第二十九回	文提督暗约进剿	(162)
第三十回	灭三界贼首遭擒	(167)
第三十一回	刘瑾知风潜逃遁	(173)
第三十二回	权势败无人留宿	(179)
第三十三回	居庸关奸监被拿	(184)
第三十四回	奸佞认供正王法	(190)
第三十五回	忠良封职完婚娶	(195)
第三十六回	周元家天子安身	(200)
第三十七回	天子吃鸡做良媒	(205)
第三十八回	明正德乏费卖马	(210)
第三十九回	正德帝召神除妖	(215)
第四十回	新庄银出世朝君	(220)
第四十一回	拾金钗调戏凤姐	(226)
第四十二回	定国公怒打权监	(232)
第四十三回	受封诰二姬应梦	(237)
第四十四回	黄虎陷主戮全家	(243)
第四十五回	凤姐自误丧黄泉	(249)
第四十六回	周元就职庆团圆	(254)

第一回 金星救刘瑾为阉



白

牡丹

丹

诗曰：

乘兴南游不戒防，
谁知祸患起身旁。
若非洪福真天子，
早把江山梦一场。

又曰：

两样新妆未得遭，
本来龙性荡难牢。
春风自是为张主，
一夜吹开两树桃。

话说这两首诗，单道逍遥天子的遗事，前首括得上半部，后一首括得下半部。却因其时有两个美女，与逍遥天子梦中相遇，日后宛转入宫伏侍。看官你道那逍遥天子是谁？乃是前明正德。

按正德乃武宗皇帝年号，这武宗讳厚照，姓朱，乃天上亢龙金星脱生下世的。禀性风骚，赋情潇洒。即位以来，四海升平，倦于治务，耽于盘游，时称为“逍遥天子”。故其时内宫虽有后妃嫔嬙，即良家女子，非无可赏目悦心，然常闷闷不乐。

一日退朝无事，睡在龙床上，忽梦游至一大世界，看不仅紫姹黄娇，生无限红情绿意；迈步又至一所，中有二株花树，一株花开白如玉的，叫做白牡丹；一株花开红似紫的，叫做红芍药。花下又有两个娇滴滴的美女，冉冉而来。一个淡妆比玉精神，一个浓抹如花窈窕。且那身子服饰，又打扮得整整齐齐的，真正是



西施再世，王嫱复生。武宗抬头一看，不觉浑身酥软，神情颠倒。遂抢步向前笑道：“寡人正在此孤寂无聊，意欲两美人相伴枕席，未知美人意下如何？”那两美人一时齐道：“只怕奴家没有忒大福分，若是万岁不嫌容貌丑陋，另日即便同侍中栴罢。”武宗见美人依允，忽然春情越发，忍耐不住，又向两美道：“既蒙美人见爱，何不就此际同赴阳台，行些梦岫三分雨，梦煞巫山一段云去。”说罢，便双手拉住两美。那两美被武宗纠缠不离，却叫道：“万岁放手。”武宗只是不肯放手。两美心生一计道：“后面有人来了。”武宗回过头来，那两美乘势把武宗推开而去。武宗叫声“不好了。”一顿跌倒在地。惊醒起来，却是南柯一梦。依旧倚在龙床上，朦胧道：“好！好！”

早有太监闻言入侍问道：“陛下，与何人打话，却惊得如此冷汗直淋？”武宗道：“朕正梦与两美好处，不意被他推一推，蓦地惊醒。”太监道：“既有其梦，必有其人，陛下何不宣圆梦官一问？好便传旨，令使者采选入宫，伏侍陛。”武宗道：“朕适才梦中匆急，并未问及美人名姓乡籍，好不令人晦气。但朕尝闻，冀之北土，好马生焉；古之名都，美女聚焉。此两美人，一定生在苏杭扬潮等州地方，少不得另日朕就要云游各处，留心访踪迹罢。”谁知武宗此话一出，早已钻在那太监心窝里去，却弄出许多事端来了。此是后话，按住慢表。

且说这太监乃河南信州人氏，父刘聪，母何氏。刘聪贩卖药材为生，积下家私数千金。但是夫妻二人年过四旬，未有男女生育。聪因到河北大名府收买货物，螟蛉一子，先是名谈瑾，年甫六岁。谈瑾生得白净面皮，只是眉浓眼露。因父母穷乏欲鬻之，刘聪便收为己子，改名刘瑾。带回家后夫妻溺爱，送其上学攻书。不数年，刘瑾性轻佻，善戏虐，口舌伶俐。下棋投壶，博弈踢球，无一不精。年十六，刘聪病故。何氏对他溺爱更甚。刘瑾不务生业，妄结浪游。至十八岁，何氏亦亡。刘瑾益加放荡，赌



白

牡

丹

博酗酒，无所忌惮。不数年家业荡尽，连住处也变卖了。因思有个族叔刘文俊，欲投他处，求得出头。

按文俊名刘泽，系二甲进士出身，时官拜吏部天官。乃刘聪之从兄弟，瑾之从叔也。与刘聪颇相得。前因丁忧回家，后遂挈家移居江南苏州府城内，家资饶富。刘瑾故欲望其提携，遂收拾上路。非止一日，已到苏州府，寻店安歇。问店家，方知刘吏部家住在狮子街，是晚即饱餐安寝。至次早饭后，备下名帖，来到刘府前。对把门家人说明，家人道：“老爷不在家里。”刘瑾恳求家人把帖投进后衙。夫人李氏见了名帖，心想：刘聪家业富足，刘瑾到此，必是放荡，即传请进后堂。

刘瑾拜毕坐下，旁边茶罢，夫人道：“贤侄在家料理家务，何由到此？”刘瑾道：“只因父母双亡，家业萧条。望婶娘写一信附小侄进京，托叔父图个出身。”夫人道：“你叔为官清淡，从不敢妄荐一人。贤侄进京，想也无益。”遂令家丁取出银子，对刘瑾道：“此银十两，贤侄权收作盘费回家。切不可进京。”刘瑾不悦道：“婶母既是不肯写信提携，小侄又非来打秋风，银子可仍收进去。”说罢，亦不辞别，竟悻悻跑出后堂而去。夫人入内不表。

且说刘瑾出了刘府，一路愤恨：“异日若得志，必设害他一家雪恨。”忽又转念道：“适才送我的银子，我又不取。如今路费已尽，举目无亲，不若投河身死免受了辛苦。”想到此际，心中凄惨，信步出城，欲寻溪河自尽。来到荒郊，迎面来了一个道人，白面长髯，纱巾葛袍。向前叫道：“刘瑾不可短见！论你日后富贵难言。”刘瑾吃惊道：“公是何人？既知我姓名，谅必知我苦。怎说什么富贵？”道人笑道：“贫道知过去未来之事，怎不知你的委曲？今不如阉割进京，做个太监，可得荣耀。”刘瑾着惊道：“割了阳物，岂不死去？且无一文路费，怎能进京？”道人随就身内取出一包药散，并一粒药丸，付刘瑾道：“你将此药带回



店去，先取瓦一块，无灰酒一瓶，并火炭等物。先写一纸字，放在桌上，能叫店主见到。纸上写，道：‘我若割下阳物，你可将阳物放在瓦上，扇起炭火烧焦，搗成细粉，和一粒丸药，调酒灌下，便可止痛。快将此药散，涂敷割伤处，立即止血。’再调养几日，自然痊愈。另赠你白银五十两，以为路费。”说罢将银药俱付刘瑾。刘瑾收了，拜伏在地：“恳求大名，好便异日报答。”道人扶起道：“贫道姓李名太白，号长庚。云游四处，不求报答。只是你异日得志，切勿伤害生灵，足感厚情。”言罢，化阵轻风而去。

刘瑾心知必是太白金星指点，后日必有好处，即望空叩谢。遂转回店来，将信将疑，取了一块方瓦，并老酒炭火齐备，写下纸单，放在桌上。向前对店主说：“适在街上买一只熟鸭头，要借刀砧一用。”店主说：“何不取来付小人料理料理？”刘瑾道：“我自会料理，不劳费心。”便取了刀砧入房，虚掩着房门。店主心内疑惑，又见刘瑾，眼带泪痕，不似吃酒之状，又取刀砧，不知何用？便悄悄躲到房门缝窃视。忽见炉内炭火炎炎，上放一方瓦，那块刀砧安置在椅前。解开前面裤子，握出那条黑昂昂的物件来。店主正不知何故，又见刘瑾左手把那物件提起，放在砧上，右手举刀截下。一声响，那物件已坠在地上。忍耐取过药散一小撮，敷药散在伤处，遂跌倒在地，血如涌泉。店主叫得一声苦，急奔入房来，见他已是面如腊黄，人事不省。忙叫帮伙进来道：“此人与我无冤，却割阳物来害我们。摊上人命，如何是好？”小二见桌上字纸，方知其详。

店主无奈，只得照纸上所云，把那阳物拾起，放在瓦上。不须臾间，烧得焦黑，搗成细粉。又将药丸研破，和老酒调剂，用筷子撬开牙关灌下。顷刻面皮渐红，血亦止了。二人共扶上床，停了一会，手脚略动，翻身叫声：“我好疼也！”店主埋怨曰：“我与你并无冤仇，何故做这事害我？”刘瑾说：“你不知我的苦

情，我就死了，亦不过费你一口薄棺材，更无人较讨人命，不必着慌。”店主道：“阳物有甚罪过，割下了便可分得苦情？一发不通！”口虽如此说，心中着实怕惹出人命来，从此小心照顾。又有道人药散敷贴，小心伺候了十余日，始平复如旧。

此时刘瑾暗想：“身边只有十数两银子，若还店钱，无甚路费。”乃对店主说：“多承好意，得全残喘。但饭钱房钱，无从借贷，如何是好？”店主巴不得他早出门去，答道：“房钱饭钱，客官另日得意寄来罢。今日痊愈，即可起程。”刘瑾称谢，收拾出门而去。

未知此去进京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白

牡

丹



第二回 刘瑾怀恨害王岳

且说那刘瑾称谢店主，收拾出门，夜宿晓行，不知不觉到了。是晚进入京城，住入客店安歇。次日问店小二道：“小可要做个太监，未知怎能充作哩？”小二说：“要作太监，须要在朝官员保奏方得入宫。”刘瑾默然暗思：“我怎有官员保奏？况盘费短少，倘用尽岂不饿死？且寻个生活路，再作商议。”即换了衣服，上街闲走。

亦是时运来临，恰遇正德天子时为东宫太子，闲暇素服，带一少监，步行到兵部尚书穆宏府中游耍。这穆宏乃趋媚小人，即邀太子到后花园磐陀石上对着象棋。家人从后门出去，后门被风吹开。适值刘瑾到此，见花园幽雅，缓步而入。观望那石上二人对着象棋，正中着心怀。上前一看，恰当棋正入局，二人俱各出神，不顾旁边有人观看。时太子要移红马去吃黑车，那穆宏却用个弃车杀将之势，却不顾车，转去移炮，欲成重炮，即是死局。太子欢喜，忙取马去吃车。刘瑾叫道：“吃车无益，重炮已成枯棋！”太子停手，通盘算了一番，回顾刘瑾笑道：“不是你指点，险些中了死局！”即移一红炮，搁在黑炮前，局便散了。刘瑾再点几步，黑棋已死。太子赢了一盘，大喜道：“卿果能干！可替孤家照顾指点。”刘瑾暗忖：“此人既称孤家，必是皇卿国戚。”即尽心指教，倏忽间连胜三盘。穆宏赞道：“此实是高手，臣对他不过。”太子大喜，问道：“卿乃何人？有此本领？”刘瑾跪下道：“臣乃河南信州府刘瑾，曾经阉割，故进京谋做太监，但未得机会。”太子曰：“孤家就是东宫太子，卿既洗净身体，着小监

前去验视，若果洗净，即侍孤家罢。”小监领旨，即引刘瑾到旁边验过，奏道：“验得刘瑾洗割干净，特来缴旨。”太子曰：“刘瑾可随侍孤家。”刘瑾谢恩毕，即随太子回宫去。次日，到客店取行李入宫内。刘瑾语言巧捷，百般逢迎，太子甚是欢喜。

过半月余，不料六宫太监王岳知道，奏道：“殿下，这刘瑾无人保结，乞打发出宫，免使朝廷追究奴婢之咎。”太子即问刘瑾道：“卿有何人在朝廷居官么？”刘瑾道：“臣只有族叔刘文俊，官拜吏部天官。”太子对王岳道：“你可往见刘文俊，就取结状。”王岳领旨出宫，来见刘文俊。施礼坐下，道：“先生有族亲刘聪之子刘瑾，居住河南信州府，今因阉割进宫，伏侍太子。欲着先生保结，未知先生意下如何？”刘文俊暗想：“刘瑾家资不薄，为何阉割？谅非守分之徒。倘有不测，罪连保结。”即答道：“学生移居已久，且一向在朝，梓里之事，一概罔闻。不敢妄保。”王岳即辞别，回见太子，将此言奏明。又道：“刘文俊既不敢保，殿下当遣刘瑾出宫，恐圣上谴责。”太子道：“卿且退，再作商议。”刘瑾深恨文俊不保他。

又过半月，王岳见刘瑾仍在宫，即于偏殿奏天子道：“殿下收了一个来历不明之人，名唤刘瑾。奴婢职司六宫，理合奏明。乞陛下驱逐出宫，免致后患。”宏治道：“宫闱之内，岂容无籍之徒住足！着巡宫太监立逐刘瑾，无容延缓！”刘瑾闻言大惊，来见太子。太子道：“圣旨已出，孤草书一附，卿暂住穆宏府中。孤家另日必当重用。”刘瑾忙收拾出宫，巡宫太监缴旨不表。

且说刘瑾到穆府，穆宏见了太子手谕，知太子溺爱刘瑾，即加礼备酒相待，打扫书房安歇，曲意殷勤款待。不觉过半载，乃宏治十八年，帝驾崩。

此时，因西番大金王薨，无嗣。王族争立战斗。英国公张茂领军前去和番，掌朝国老文阁夏往北番催贡。朝中只有世袭明侯李崇顺及刘文俊等，请太子告庙登位，称为正德武宗皇帝。大赦



白

壯

丹



天下，即宣刘瑾为掌印太监，行坐不离，言听计从。刘瑾即另造太监府安享，文武官趋媚不暇。

刘瑾日侍正德，见正德昏暗，意图篡夺。寄银两与三界山柳望杯、吴仁中、万飞龙等，嘱其密招人马，冀图大事。原来那柳望杯亦信州人，与刘瑾至交。初贫，屡受刘瑾恩惠，多勇力，后投三界山吴仁中、万飞龙等，结为兄长，落草打劫为生。刘瑾引为心腹，按下不表。

且说刘瑾心恨王岳前日革逐，意图报怨，乃谋于兵部尚书穆宏、户部尚书焦彩，道：“吾欲诛王岳，并夺司礼重权，奈老贼乃三世老监，并无罪款，难于下手。”焦彩眉头一皱，计从心生，道：“有了，有了！记得弘治十二年间，黄河崩坏，先帝知王岳诚实，差其监工。王岳因恤小民，不发官工，特给民价，侵欠十万银两。后回奏，先帝知是体恤民疾，谕旨免补。而王岳诚实，不奏请勾。现账簿仍存本部处。今国库空虚，公公可奏讨此银，王岳清贫必死。”刘瑾大喜，道：“贤契可速检出账簿，咱来日好得奏请，结果老贼的性命！”穆宏、焦彩称是，退出。

到了次日，正德临朝，文武分班。只见刘瑾、穆宏、焦彩跪奏道：“启奏陛下，目今国库空虚，臣查弘治十二年，黄河两岸收筑完竣，尚存银十万两，在司礼监王岳处，乞将此银追出应用。”正德喜曰：“可将账簿进来御览。”当下焦彩即呈上簿籍。帝见登记有侵欠十万两实账，即令宣王岳上殿。谕曰：“卿可将先帝手内所拖欠十万银两，缴还朕躬应用，毋得迟延。”王岳闻言大惊，道：“奴婢何曾拖欠先帝银两？”正德道：“即是先帝修理黄河，账簿现在，怎说无有？”王岳心中方才明白，奏道：“若是修理黄河，只因此处洪水泛滥，人民困苦。奴婢不忍，给发官工，至侵欠十万两。先帝曾云：‘此乃体恤民力，非关侵欠，谕旨免追。’若果奴婢侵欠，先帝已究追多时了，乞陛下明鉴。”刘瑾忙奏道：“陛下明见万里。先帝若果免追，如何账簿并不勾销？”



白

壯

丹

明是王岳自恃三世老监，藐视国法！若不勒限严追，银两何由得清！”正德闻言，怒喝道：“王岳劣奴，焉敢欺藐寡人！降旨暂禁天牢，限一个月，若不缴清，取尔首级！”遂令武士将王岳押进天牢。文武方知刘瑾果然势大，谁敢多言？俱各散朝。

且说王岳到天牢，牢官敬他三世老监，送进一小房安身。王岳便说自己失算，先帝账项不奏请勾销，刘瑾挟昔日赶逐之恨，故遭陷害。“咱若缴清银两，必报先生。”牢官说：“公公家资原来如此富足！”王岳说：“咱家只一义子王合，从幼却亦阉割，现住河南河内府家中，计家业不上数千金。”牢官惊说：“若是如此，库项怎能赔偿？”王岳说：“不妨，咱还有一义子，名唤薛同，官拜谏议大夫，家住湖广武昌府，原是百万富户。因怕人谋害。故拜我为义父。前者回家，现经伏阙。咱当寄书与他，教他解银十万两，进京救我性命。”牢官说：“如此，公公快写书，下官即着一妥人，星夜前往武昌府。”王岳忙修书信一封，牢官叫了一个惯走长路差人，王岳赏了他二十两银子。

差人即带书赶路，披星戴月，不数日来至武昌府薛府前。对把门人道：“烦报你家老爷知道，说京城王公公着人到此，有话面禀。”门丁报进后堂，薛同令唤进。差人后堂拜见，呈上书信。薛同看书大惊，道：“王公公不意招此横祸！”令差人到厨房饱餐，随写下回书。又令家丁速收拾银两金条进京。顷刻间差人来领回信。薛同令赏了二十两银子，吩咐：“你先归，见王公公说，我即日解银，到京赔补，教他高枕无忧。”差人叩谢，回去不表。

且说薛同恐银两沉重，路上耽搁，却从水路起程。无奈水面风波不顺，迟延几天。及至天津港口，算来二十九日。薛同即令两个家丁直入京城，打听王公公若在天牢，作速回报，好运银入京；倘被害，亦当回报。家丁领命起身。原来天津港离京城二百四十里，家丁须赶次日，方得进城。

且说刘瑾，巴不得过限期，好结果王岳性命。到了三十一



日，心中大喜，奏道：“陛下钦限王岳一个月缴清十万银两，今已满限，仍不缴还，实属藐法。若不诛戮，王法扫地。”正德闻言大怒曰：“劣奴着实无礼，速宜来处死。”当驾官领旨而去。

时王岳在天牢，接着薛同回书，安心静候。到了这日，正与牢官议论：“为何至今未到？莫非风水阻滞？”忽牢子报说：“圣旨下！请老爷迎接。”牢官忙出天牢接旨，复见王岳道：“圣旨宣公公进朝。”王岳惊道：“咱今番进朝，性命难保，只是辜负先生好意。”牢官安慰道：“有众大臣保奏，谅亦无妨。”王岳来到午门，下轿入朝。当殿开了镣铐，俯伏跪下。正德骂道：“阉狗藐视寡人，银两逾限不缴，实为可恶！”王岳叩首奏道：“陛下暂息雷霆之怒！奴婢贫穷，又无家资。前日钦限缴还银项。业经驰书向亲友转借，亲友已解银前来。奈风水阻滞，乞缓十日。若不缴清，甘当死罪。”刘瑾闻言暗想：王岳这厮，若缴清库项，反结下深仇。”忙奏道：“世间岂有三十日分文莫措，再十日即有十万银两之理？明系挨延欺君。若不处死，难彰国法。”正德怒气冲天，骂道：“阉狗如此无礼！”喝令武士将王岳押出午门外处斩。武士向前擒捉王岳。王岳立起，指着刘瑾大骂道：“劣奴陷害咱家，死而有知，必夺尔魂！”正德大骂道：“自己拖欠库银，不行补还，却又辱骂好人！”传旨将王岳速速斩来。武士随押出午门。可怜一位三世老监，死于奸人之手。顷刻武士呈上首级，正德令将首级挂在彰义门下示令。文武见了，俱各寒心。帝令刘瑾执掌六官司礼监。散朝，万民嗟叹。

时薛同的家丁，一闻此信，忙备棺木，到午门收殓王岳尸身，唤人来将棺木运到天津港口。薛同闻信大哭，备下酒醴祭奠，再令得力家人，押运棺柩回河中府，交与王合。“待我设计重贿奸臣，务要王岳的首级，寄回附葬，方快我心。”家人领命，运棺向河中府而去。

未知薛同果买得王岳首级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买首级薛同遭害



白

牡丹

丹

却说薛同务要买得王岳首级。随即进京，租家客馆安顿。过了三日，这一日早饭后，素服坐在客店前，看其买卖。忽一小监经过，遇着一个书生，拱手问道：“刘公公要往哪里去？”那小监答礼道：“咱奉我公公命，要出城公干。”说罢而去。薛同触着心事，便问店家道：“这小监是谁？”店家说：“此乃刘瑾的心腹小监，却亦姓刘，但不知唤什名字。”薛同道：“你去请他回来，只说有一客商请他，休露出我的来历。”店家忙赶上叫道：“刘公公请住步，小人店中有一客商请你说说话。”

原来小监名唤刘健，最贪财利，一闻此言，便暗忖：必有赚钱的机会，即同店家进店。薛同吩咐备酒，一面请刘健进入客房，分宾主坐下，道：“公公别来无恙？”刘健见薛同面如紫玉，三绺长髯，衣冠整楚，知必富户。即问道：“咱前往河南公干，有几位富户请酒，足下莫不在内否？”薛同将计就计道：“小弟姓王，贱名必济，在河南开张珍珠铺。因前同公公聚饮几次，深知公公慷慨，故此叙旧。”酒席已备，刘健谦逊了一番，一同坐饮。问道：“王大哥进京何为？”薛同道：“小弟因有些家资，屡遭贪官勒索，故进京欲捐纳一职员，并拜个座主庇护。未知公公有甚门路否？”刘健闻言暗喜，果是赚钱的机会。答道：“王大哥岂不晓我家公公的势力？满朝公卿，谁不钦服。就要做个现任官，到也容易，莫道空衔职员。但未知尔带多少银子应用？”薛同道：“某现备三万两，可够用么？”刘健喜道：“如是足了，但今天咱要出城理事，另日再来与你商议。”即欲分别，薛同道：“难得今